

张謇所创淮海实业银行始末(上)

□朱 慧



1920年开业的淮海实业银行,是由张謇创办的一家以促进实业发展为目的的江苏本土银行。由于其过于激进的贷款方式,导致大量资金沉淀于盐垦企业,导致1927年歇业。之后经历漫长的清理过程,逐渐回收的资金由于管理不善而流失。1955年,淮海实业银行将剩余资产注入南通通燧火柴厂,并完成公私合营。

对于银行的作用,张謇早就有清楚的认识。1895年在《答南皮尚书条陈兴商务改厘捐开银行用人才变习气要旨》中,他提出开设银行的建议:“为中国今日计,可于京城、江宁、湖北、广东、四川,由国家设银行,开铸银圆,试行钞票。由是而中国有信物,麦西哥之漏厄可塞。”彼时的张謇认为设立银行有助于中国自行发行货币,改变外国银圆特别是墨西哥鹰洋

在国内的主要流通地位,堵塞国家利益外溢的漏洞。

随着张謇事实业的逐步推进,对于银行与实业的关系有进一步的认识。1906年,张謇提出“银行者,农工商实业生计之母,而国民进化之阶梯也”。1911年,张謇设立银行专修学校,为开办银行培养专业人员。到1916年,张謇更是理解“银行人身之血脉也”,把银行视作社会经济的命脉。1918年1月,上海金融界拟在南通设立银行和堆栈,张謇认为:“二十余年中,吾花纱布同业所感受之痛苦,之艰难,而徒唤奈何者,一言以蔽之曰,金融关系而已。以通海一年中5000余万之贸易额,而金融牛耳执之他人之手,欲求操纵自如,确立于巩固地位,其何得乎?”“与其人代我谋,而受制于人,何如早自为谋。”

“淮海银行设立之宗旨,本为通海各实业金融活动之计”。通海地区(南通和海门)的实业,以棉纺织和盐垦为核心,均为资金密集型产业,对金融业的依存度很高,因此张謇决定设立商业银行,服务通海地区经济发展。

根据现有史料,淮海实业银行筹备工作至

少在1918年就已经开始。1918年5月30日的《申报》第7版《实业银行开会记》中记载,1918年5月24日召开淮海实业银行第二次发起人会议。这次会议确定拟议中的银行定名“淮海实业银行”,股本100万元,在通沪两地设立筹备处,发起人推张謇、张謇为筹备主任。上海筹备处由筹备主任委托大生驻沪事务所所长吴寄尘办理。1919年5月14日,大生纺织公司股东大会上,主席徐静仁提出,淮海实业银行筹备已就绪,所有股款拟遵照上届议案,在股东应得官余利项下提出十分之一入股淮海实业银行,全体股东表示同意。1920年1月,南通淮海实业银行成立,张孝若为总经理。

1920年,淮海实业银行上海分行、东坎分号、扬州分号、唐闸分理处(初为储蓄处)相继设立,其中上海分行于9月17日开幕,设立于九江路22号南通大厦一楼。1921年淮海实业银行改南通总行为南通分行,另设总管理处统辖各分行、分号及分理处,为全行最高机关;复设分行于苏州、分号于海门、分理处于镇江。

1918年至1921年,是南通地方实业的全

盛时期,各企业需要大量流动资金,靠调款维持,支付的利息过多,淮海实业银行的创立,适应了各企业融通资金的需要。1920年至1921年,淮海实业银行营业总额高达四五百万元,1921年全年纯利约十六万余元。1922年,淮海实业银行的经营日渐困难。主要表现在对企业放款难收;对各盐垦公司不仅放款难收,利息也不能结清,甚至对一些濒于破产的公司还要贷款接济。淮海实业银行1922年认购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36万元及垦田押款35万元,占淮海实业银行实收资本额的70%以上,使淮海实业银行受到致命的创伤。淮海实业银行的资金链开始断裂,东坎分号先行歇业。即使遭遇如此困难,1922年终,淮海实业银行盈利仍有14万余元。1923年,淮海实业银行在盐垦方面及大生厂的各项借款催收无着,当年仅盈余3万余元。1924年,淮海实业银行将各分行、分号、分理处除海门分号一处因营业尚佳未予结束外,其余均暂行收歇。1927年海门分号亦歇业,淮海实业银行基本结束业务,此后长期停留在清理阶段。

(作者单位:南通市档案馆)



父亲结缘高冠华

□冯 璐

1967年,我在南通市第三中学上高中,“停课闹革命”在家的一个冬日的下午,父亲的老友、南通书画家邱丰、卢心竹、周建民,拥着一个老者来到南通掌印巷的我家。他们向父亲介绍:“这位是我们的老乡画家高冠华。”父亲连连拱手道:“久仰久仰!”迎他们堂屋落座,每人奉上一杯天水茶。他们围坐观赏古玩,窃窃私语,又来到天井的花木盆景中,指指点点。高冠华与父亲一见如故。

父亲出身南通名门冯家,冯家与中国近代著名建筑师孙支厦家是世交,父亲年少时与著名演员赵丹同校,与赵家一巷之隔。父亲喜好评花弄草,把玩古董、品鉴字画,又是通城资深票友,一手漂亮的京胡,有“冯琴周唱(周甫生,南通著名票友)”之誉,票友相聚的朝北小屋,父亲赐名“清音室”。小院独门独院,翠竹掩映,曲径通幽,盆景叠架,朋友称之为“百卉园”。家里是票友、雅士的聚集地,常年“谈笑有鸿儒,往来无白丁”。“文革”期间,父亲对那些蒙难的朋友一概以礼相待,包括本地的,外地下放、遣送南通的文人墨客,经常三三两两,来到小巷深处。高冠华就是这样随着一帮朋友登门而来。

第一次听说高冠华,我不禁多看几眼:年过花甲(后来才知那时刚刚50出头),高高瘦瘦,戴一顶蒙头露脸、只露眼睛的棉绒帽,进门卷起,露出一头乱发,一脸憔悴。褪了色的棉衣棉裤皱皱巴巴,棉衣没一颗纽扣,脚上蹬着一双毛窝(一种芦苇草编织的冬鞋)。从大到脚十分的老农,哪有半分画家的影子?

这便是我第一次见到的高冠华。这以后,父亲和高先生新交如故知,高先生成为我家常客,有时和朋友一起来,有时一个人来,清茶一杯,谈笑没完。渐渐地,我从父亲和友人的谈话中认识了高冠华。

高冠华1915年出生于南通小海镇,受表兄王个穆影响,自幼酷爱丹青。南通中学读书期间,已开办了六次画展。就读杭州艺专后,随校辗转湖南、昆明,与吴冠中一起,成为国画大师潘天寿的人室弟子,跟随大师30年之久。他携画作拜谒徐悲鸿,大师在其画作上题字“奇趣洋溢”“所谓画采极高境界也”。曾与丰子恺合办画展,在昆明、重庆举办个展,轰动画界。抗战期间,潘天寿拒办画展,说“国难当头,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!”令高冠华大悟,自此他不再举办画展,潜心钻研画技。抗战胜利后,他随潘天寿修复杭州艺专校舍,教授写意花鸟。新中国成立后,高冠华先后在天津大学、北京艺术学院、中央美术学院任教,在画界声名鹊起。“文革”开始,他被揪斗,别离妻儿,只身遣返南通六七年,丢了公职。

也就是在他落难期间,父亲与高冠华结下了一段情缘。闻说高冠华经历后,父亲和我们全家对高先生尊敬之余,平添了一份同情。每次高先生来到,父亲总是亲迎亲陪亲送,打一盆热水,滴两滴水露水,挤一把热毛巾,递给先生。每逢到了饭点,总要留他随茶便饭。有一次傍晚,高先生随手作画,母亲要为他下一碗面,他一面画画,一面大声说:“嫂子,下得厚实一点啊!”每每想起那个年代,他脱口而出的这句话,我总油然而生一丝心酸!

高先生一来二往,渐渐与我们全家都熟识了。我的朋友,后来成为我二嫂的梁孝群,因为她父亲成了“走资派”,常常住在我家,与高先生也熟了。有一次,高先生听父亲拉京胡响起,叫她跳个舞,她毫无惧色翩翩起

舞,高先生拍手叫好,起身说,“我画幅画送你!”高先生在茶几上铺开宣纸,泼墨勾勒,寥寥数笔,水墨月季,盎然生辉,高先生题写《孝群一笑》,赢得满堂喝彩。我写此文时,特地问二嫂这幅画哪去了,二嫂一脸无奈地说,她插队南通县时带去农村,“插友”们都喜欢这幅画,说是几个人轮流挂挂,轮流去竟然不知所终了。

有一次,南通的几个画家与高冠华一起来到我家,大家听听京戏,论论书画,众人兴起,鼓动高先生作画。花坛边上,80厘米见方的砖桌上,父亲铺开宣纸,本地画家笔墨侍候便当,高先生一只脚踩着鞋子,来到天井,提笔刚要挥毫,突然说要“方便一下”。返回后,先生一手提裤系带,一手蘸墨落笔,寥寥几笔,老树枯枝自成;右上方空白处,挥洒两下,片刻水墨弥散,勾画数笔,一对鸟儿跃然,头钻进翅膀,瑟缩枝头,相依取暖;先生又挥笔洒洒点点,顿时,画面上漫天飞雪,寒凝萧瑟。留白处,先生题写《寒雀》,落款钤印……父亲和众人叹为观止,更为他笔下的此景此意惊愕不已。那分明是先生落魄心境的写照,也是先生对友人友情的珍视!

1968年,我作为高中“老三届”,带着妹妹冯莹从南通到如皋加公社插队。临别时,我向父亲提出,把高先生的《寒雀》带走。父亲愣了一下,二话不说,爬上凳子,打开高橱,翻出那幅画,双手递给我,轻轻说了句,“好宝贝着它!”从此,这幅没有装裱过的高先生原作,伴随我插队8年的日日夜夜。

在我插队期间的一个春天,我们兄妹回城小憩,正值我家小院紫嫣嫣红,父亲迎来南通本地的几个书画家,簇拥着高先生来到我家,一来就在小院的大方砖上铺开宣纸,摆开水墨颜料,观摩先生作画。高先生以笔墨勾出枝条,以粉色点染杏花,浓而古厚,淡而清雅,枝头二鸟双栖,一鸟头缩,一鸟仰视,先生沉吟半刻,题写《杏花春雨江南》,落款写下我父亲之名“芷洲同志请正”。专家评价高冠华画作一大特色“诗情画意,借花鸟传情”,这幅画无疑是这一特色的展现:缩头之鸟,春雨绵绵,隐喻寒意料峭,境遇尚难;而杏花锦簇,鸟儿仰望,分明是先生对冬去春来、前景在望的企盼和信心!高先生的这幅大作,至今由我二哥收藏,这是高先生在我家作画六七幅,历尽变故的唯一幸存,成为父亲结缘高冠华的珍贵见证!

“文革”结束后,高冠华获平反赴宁,高先生特地来与父亲辞行。此后,高先生在南京艺术学院、中央美术学院任教,成为中国画研究院终身导师,创办中国书画社,亲任院长,多次赴美国、日本和台湾举办画展,进行学术交流,享誉海内外。画家叶浅予曾说:“写意花鸟,潘(天寿)老过后,就数高冠华为首了。”高先生不仅留下了可观的杰作,还总结了花鸟画的要诀、法则和理论,在画界影响至深至远。1995年,《中国美术家作品丛书》出版《高冠华》,祝贺他在写意花鸟画辛勤耕耘60载。高先生离通20多年,直至1999年离世,与父亲时有书信往来,电话问候,并曾返通探望过父亲。每每回忆起落难南通时,父亲和我们全家对他的好,高先生总是无比动情,说父亲是个“大好人,真朋友”。那幅《寒雀》历经乡村风雨潮湿,渐渐破损,化作碎片,至今想起,懊恼不已,我懊恼大师的这幅画不再,我懊恼没能兑现父亲的嘱托。高冠华先于父亲两年去世,父亲作古已20年,然而,父亲与高冠华相交的一颦一笑,高冠华在我家作画的挥毫神韵,《寒雀》的每一墨迹,在我的记忆里,是那怎样的鲜活清晰,是那怎样的完美无缺!



话剧《五奎桥》



京剧《四郎探母》



京剧《荒山泪》

段昭南南通百戏艺术馆藏画(之二)

□段昭南 镇 翔



话剧《五奎桥》

赵丹主演,该剧于1933年5月由复旦剧社首演。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江南农村抗旱为背景,反映了农民与地主和官府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,揭露了封建剥削者的凶恶面目,歌颂了农民不畏强暴的反抗精神。

李全生是一个坚定勇敢而警觉的青年农民,在旱灾威胁下,他不信打醮求雨的迷信做法,更反对风水保运的妄说,他旗帜鲜明地带领村民同乡绅斗争。大旱之年,农民租来抽水机灌溉,因五奎桥太低,船无法通过,要求拆掉五奎桥,捍卫农民的利益。

赵丹,表演艺术家,其父开新新大戏院,少年时与伙伴排演舞台剧演出,后因“左翼剧联”指示上演《五奎桥》遭禁捕,因此,与顾而已、钱千里、朱今明等南通人去上海,继续演出《五奎桥》,还演出夏耳编导的《扬子江风暴》和田汉、洪深的进步剧目。

京剧《四郎探母》

梅葆玖主演。宋辽战争,老令公杨继业之子四郎杨延辉被俘,隐瞒身世,改名木易,被辽主萧太后招为驸马,与铁镜公主联姻,生有一子。十五年后,六郎杨延昭与母亲余太君奉旨挂帅北征,至雁门关下。杨四郎得讯后思母,欲过营探母,闷坐宫院自叹。铁镜公主看出破绽,再三追问,四郎方吐实情。公主为助丈夫过关探母,便设法盗来过关令箭,临别前叮嘱四郎必须在五鼓天明之前将令箭交还。

梅葆玖先生曾经六次赴南通演出经典

京剧。2014年,梅葆玖专程来南通演出,还参加梅兰芳教育基地落户南通的揭牌仪式,基地选址于复建后的伶工学社。这一年,正好是梅兰芳与张謇结识的第一百年。

京剧《荒山泪》

程砚秋主演。河南济源县农户高良敏与子高忠人山采药被虎吞食,高妻惊痛而亡,其孙宝琏被充兵役,一家五口,只剩下儿媳张慧珠。张因忧愤而发疯,避入深山,不料差役又跟随之,张慧珠被迫自刎而死。

1931年1月26日,程砚秋首演《荒山泪》于北京中和园。程砚秋在四大名旦之中,年岁最轻,曾拜梅兰芳为师。

1920年,程砚秋来南通,有趣的是,1920年5月张謇先生过生日时,梅先生正在北京,南下有困难,就请齐如山先生陪同程砚秋当晚演出《思凡》,张謇还写长诗《倩倩行》相赠。

春之味

□陈 晖

惊蛰一过,春回大地,万物复苏。人们兴奋了,欣喜了,闹腾了……他们的活动变得丰富多彩,狼山路踏青、公园赏花、濠河边看柳、凉亭内听雨……

居住于城市一隅,虽然少了曾经住平房时,拥有一方小院的春光满园,但春天的裙角也是随处可见。那洋溢的春之味,宁静,祥和。

那盆迎春花,也真是百变多端。“金英翠萼带春寒,黄色花中有几般”,对迎春花的这种赞美是一点都不过分的。

春天里,除了“寻花”“问柳”,更应去乡间的田野走一走,那扑鼻而来的春之味,总是带着几分野性的。

枝头上一束束红色嫩叶,就是椿农的希望。此时,香椿最嫩,口感最好,捆扎成一把把运到城里,特别畅销,城里人都好这一口。一盆香椿炒蛋,一份香椿摊饼,吃的是满口的春香。

一场春雨一声春雷,破土而出的春味就是春笋。它们浑身沾满泥巴,像极调皮贪玩的农家男孩,还没来得及及洗澡,就流入到城市里的各个菜场。

春来笋味鲜,苏东坡曾说过这样一句话:要想不俗又不瘦,天天笋烧肉。于是,春笋成了南通人餐桌上的常备菜。

一时,春笋变成了百搭。鲜嫩的春笋炒木耳,清新可口;凉拌的春笋,甘鲜脆嫩;油焖春笋,油而不腻;春笋烧肉,更是南通人餐桌上的绝,笋吸油,所以肉要带点肥气,搁进各种调料煮熟,那笋块嚼起来有声有味,那丝丝纤维里都蘸足了富有浓厚肉香的汤汁,于是,一块又一块,味蕾得到极大的满足。

乡间的春之味,更是一场盛大的野菜聚会。田埂上郁郁的荠菜、矮小的马兰头,鲜绿的枸杞头,冒头的豌豆头,还能看到野水芹。

野菜,脱不了原野的香味。野菜我喜欢凉拌,一锅开水,焯掉苦涩味,然后立即捞起投到凉水中,再拧干水分,切碎后加上佐料,堆成宝塔状,便是十分可口的小菜。每一筷都含着一丝野气,细细品味,更多是来自乡间田园最原始的本土风味。

“三月天,刀鱼鲜”,南通位于长江中下

游,这里有最具南通特色的长江刀鱼,狭长的体形好似一把银刀,味鲜肉嫩。老南通人讲起来,鲜得眉毛都能掉下来。无论红烧还是清蒸,拎着头,筷子轻轻一夹,就能剔出完整的鱼骨,往油锅里轻轻一走,又是一道美味佳肴,香酥无比。

只是,如今长江禁捕,刀鱼暂时吃不到了。虽说少了刀鱼,南通人依旧口福不浅,餐桌上依旧丰盛无比,炆红毛虾、酸蟹钳、清蒸文蛤、红烧河豚……应有尽有,哈喇子流一地。

此时,还有最火爆的一道菜,当数酱爆螺蛳,料足,入味,鲜嫩,吃得能让你分不清东南西北,沉迷其间,无法自拔。南通俗话:清明前吃三次螺蛳,明目又聪慧。那是无论如何也要吃足三次的。

春天总是让人变得贪心,但这样一个美好的季节,你若不将它纳进眼睛里,藏进耳朵里,流动于舌尖再咽回肚子里,岂不是辜负了她的芳心,亏欠了自己呢?

春之味,分明就是一场舌尖上的盛宴,直叫人欲罢不能。